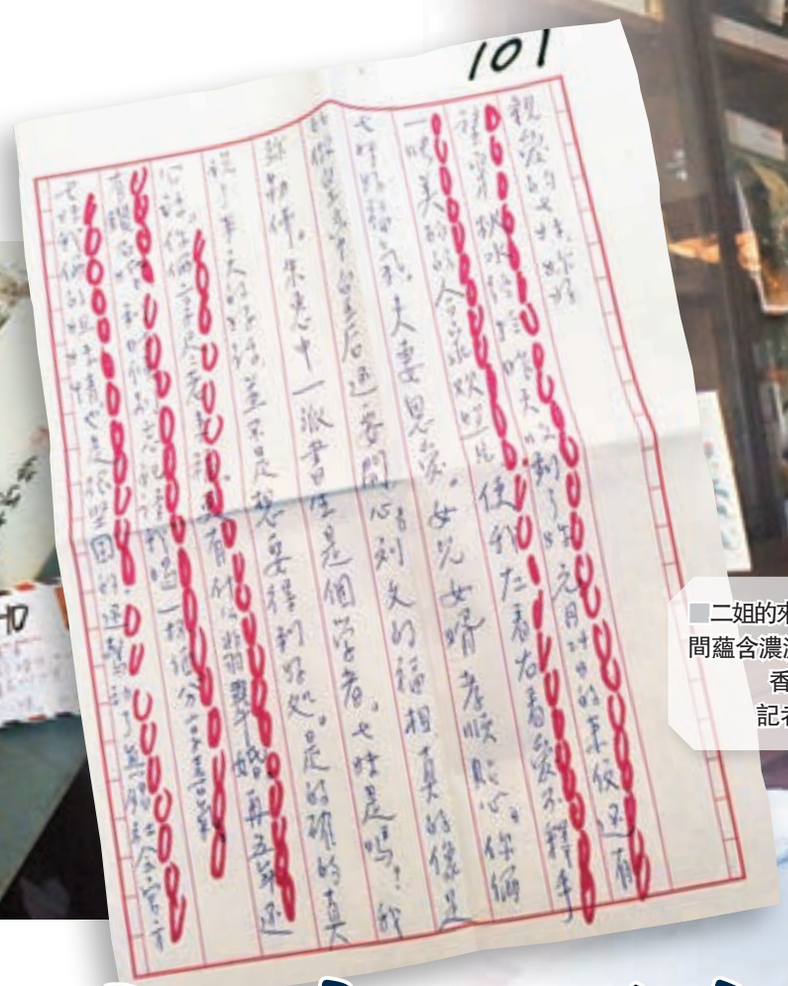
■書信往來9年，繆璹已收到二姐的109封來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二姐的來信字裡行間蘊含濃濃親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每次收到台灣二姐的來信，繆璹就立即起筆回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九年家書百餘封 隔海傳遞血脈情

91歲台灣二姐80歲無錫七妹書信寄思念

「親愛的七妹，望穿秋水終於昨天收到了你的來信，還有一張美麗的合家歡照片，使我左看右看愛不釋手……」江蘇無錫市迎龍橋街道康馨苑小區的80歲老太太繆璹說，這是她收到的在台灣的二姐繆璟寄來的第101封信。從2008年開始，二姐因為身體原因無法回無錫，便開始一來一往互傳家書，9年從無間斷。截至今年7月初，繆璹已經收到109封二姐的書信，而自己也給二姐寫了同樣數量的回信。「每次收到二姐的信，我都立即回信。」而她與二姐每次都懷同樣的心情，信寄出後就數着日子等回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無錫報道

兩岸交流三十年

每收到一封台灣二姐的來信，繆璹的老伴朱傳仁都要仔細地在信封上寫上編號，並將所有來信按時間順序小心地珍存。

42年後再聚首已白頭

每次收到二姐寄來的信，繆璹都特別開心，她說，「要是收不到我的信，二姐會着急的。我收不到她的信，也會着急。」繆璹解釋道，姐妹二人年紀都大了，無時無刻不在擔心對方的身體，能收到信代表兩人都平安。這些信不僅意味着親情與思念，更是讓彼此安心的「定心丸」。

性情溫和的繆璹出生於江蘇無錫市江陰，退休前為無錫市連元街小學的高級教師。

繆璹家裡有兄弟姊妹8人，3男，5女，繆璹是「老七」，女孩中最小。她的二姐繆璟今年91歲，1945年，正在上海讀大學的二姐，隨學校整體遷移至台灣，與家人一別就是42年，音訊皆無。

1987年底，兩岸同胞隔絕狀態被打破，大陸開放台灣探親。繆璹說，「二姐」迫不及待地趁第一批來大陸尋親。

繆璹回憶道，「二姐是先找到三姐的」，二姐找到無錫親人後的第一次團圓飯是在三姐家吃的，「一見面，二姐抱着我哭，我也哭，」「二姐說，『你已經長得這麼大了！』她走的時候，我還小得很呢，頂多七八歲，再見面的時候已經50歲了，快退休了。」

回台兒病故返鄉無望

當時，畫家大姐也特別從北京趕來團聚，「大姐姐已經過世了，二姐姐現在是最大的姐姐了。」繆璹說，此後，二姐繆璟在無錫買了房子住下，「除了過年的時候要回去陪兒子過年，很多時候都在無錫。」繆璹說，那些年，兄弟姊妹經常聚，一道去遊蠡園、梅園，「二姐總感歎無錫的變化真大，一年一個樣！」

2008年底，得知兒子患鼻咽癌，繆璟不得不回到台灣去陪伴照料。回去沒多久，兒子就病故了，但從此繆璟再也沒有回過無錫。

繆璟退休之前，在台灣是中學裡的教導主任，她對家鄉無錫最為懷念，每次來信都要詢問無錫的發展，關心其他兄弟姊妹的身體怎麼樣？生活好不好？

「二姐還把台灣的肉鬆、肉脯，通過航空寄到我們家，我們通知大家來領取。」

「我二姐喜歡吃無錫的菜，她是吃素食的，但是無錫三鳳橋的醬排骨她要吃的，喜歡無錫的油麵筋，還饞無錫的青蠶豆。」「二姐總說，『我如果年輕10歲，我一定回來！』」說到這裡，繆璹歎道，「但她坐輪椅了，離不開菲傭照顧，回不來了。」

■2010年，繆璹夫婦去台灣旅遊時，二姐帶着重孫來酒店團聚。左為台灣的二姐。 受訪者供圖

■繆璹夫婦共同品讀二姐來信，享受溫暖親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帶無錫特產 赴台探二姐

2010年11月，繆璹與朱傳仁去台灣8日遊，專門去看望了二姐繆璟。

繆璹說，第一天去了花蓮，第二天乘車一到台北，就打電話給二姐。「姐姐帶着小孫媳婦和小重孫來看我們，我們當天就坐車去二姐家裡。」

盼喝妹妹鑽石婚喜酒

他們特意給二姐帶去了無錫的醬排骨、油麵筋和絲巾等禮品。「這以後就再也沒見過面了。她現在也來不了，我們也去不成了。」

朱傳仁說，「我們今年結婚55年，我們把翡翠婚全家合影照片寄給二姐。」二姐在回信中開心地寫道：「再五年還有鑽石婚，到時候別忘記請我喝一杯酒分享喜氣。」

台灣二姐與無錫七妹，3,000多個日夜，親情家書頻頻穿越海峽，字裡行間的殷殷墨跡，是兩岸隔不斷的綿綿思念。

一條寄信路「瞎」老伴走百趟

繆璹的老伴朱傳仁已86歲，早年於浙江大學園藝系畢業，被分配至河南鄭州蔬菜公司工作了10年後，才調回無錫。他說，「離開家看到家信是最高興的事情」，對二姐「丈夫、兒子去世，一個孤獨老人，成天與菲傭相伴，能給予溫暖親情是必要的。」一收到信，他就催繆璹「寫信、寫信」，來一封就立即回一封，而去郵局寄信就成為他當仁不讓的使命。

數台階下樓 常坐錯公交

性格直率、開朗的朱傳仁打趣地說：「我們倆，一個聾子，一個瞎子。」因患青光眼與白內障，朱傳仁左眼已經完全瞎了，右眼還剩下視力0.3，「兩個眼睛開過三刀，根本看不見，模糊。」

即便是這樣的身體，每回繆璹一寫完信，朱傳仁總是立即去郵局，風雨無阻。家在五樓，他說，「路熟，下樓我都是數好了的，上面都是8個台階，最底下那層是15個台階，數着下。」走出小區，要乘兩站公共汽車，下了車，步行七八分鐘，再穿過一條馬路。進入五愛路郵局營業部，朱傳仁對櫃枱工作人員說，「同志，航空，平信」，對方稱重後說「兩塊」，「我都知道兩塊的，貼好郵票，我說『蓋個章』，他就給我蓋章，我再拿出去寄了，熟得很。」

這條寄信的路，朱傳仁僅憑着一隻眼睛模糊的視力，基本是每月往返一趟，這一跑就是9年，109趟。因為視力模糊，上錯公共汽車的事發生過不止一次，「經常會看錯」。繆璹補充說，「他去寄信都跌倒過幾次了。」

來信未到便着急寫回信

朱傳仁說，剛開始台灣來信不能直接寄到無錫，「要通過香港轉寄」，現在直接通郵了，姐妹倆一直互相擔心着，「只要這裡回信過去了，差不多到點了，那裡沒信來，她就天天去樓下開信箱。」

繆璹歎了口氣說，「我擔心二姐身體，90歲的人，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算了算20天到了，我就着急了，就寫信去了，怎麼還沒有來信啊？我姐姐說，『我還沒有收到你的來信，你倒要來問我有沒有來信』。姐姐的信過來就要10天，我們寄過去要20多天，有一次信走了40天。」

「二姐也怕我生病，惦着『怎麼還不來回信啊？』其實是信在路上走的時間太長了。所以咱們無錫樣樣都快，就這通信越來越慢了。起初從無錫到台北，7天就到了，現在兩個星期還到不了。」

朱傳仁問過郵局，為什麼會這麼慢呢？郵局回覆：「老師傅啊，你不曉得，這個信啊，寄到台灣要經過海關的。海關不會為你一封信專門通關，要等到有一批後再集中通關。」

見字如見面 姊妹情「甜蜜蜜」

■台灣二姐30年前第一次回無錫時兄弟姊妹8人團聚合影。第一排中間為二姐，最右為繆璹。 受訪者供圖

「我對着天空想着彼岸的親人，不禁老淚縱橫，恨自己老了，力不從心，想回鄉看看我想念的親人十分困難。」

聽力漸衰退 只好改寫信

「這是二姐在今年2月18日寫來的信中所說的話」，聽力不好的繆璹說話聲音特別響。91歲高齡的二姐顯然已經不可能再回到日思夜想的家鄉無錫了，這封信裡還寫道，「我還是不太敢出遠門，怕萬一。目前我身體情況還算可以，就是耳朵聽不清，眼睛看不明，走路不穩。」

2009年1月17日，繆璹收到了前一年帶着不捨離開無錫回到台灣的二姐寄來的第一封信。

繆璹老伴朱傳仁說，起初，也試過與二姐電話聯繫，但那時候家裡沒電話，得到郵電局去打。可進了郵局，通上話，「她倆耳朵都有些聾，二姐講話她聽不進，她講話二姐也聽不清」。繆璹補充道：「為了要跟我通電話，二姐買了一隻特別響的電話機，不知是在美國買的還是台灣買的。但我還是聽不清，她就喊我『七妹』，我聽到；我叫她『二姐』，她也聽到。其他就什麼都聽不清了。」繆璹無奈，「我耳朵不好，恨死了！」

收台灣時髦衣服不敢穿

朱傳仁接過話，「所以，寫信也好，中國有句古話，叫『見字如面』，見到字等於見到人一樣。」

繆璹說，「我從小母親去世，姐姐就像我的母親一樣，她對我非常好。」「我二姐姐叫我『小阿囡』，總說，『我可想念你呢，你需要什麼東西啊？』」「我不好意思要東西。她給我寄衣服，我所有漂亮的衣服都是她寄給我的」。

「十幾年以前，咱們這裡的衣服還不那麼鮮艷，她寄來的都是時髦衣衫，我一直不敢穿，都鎖在衣櫃裡。怕被人家說，這個人穿得這麼時髦，有海外關係。」

說起台灣的二姐繆璟，繆璹滿臉甜蜜，她說，「二姐對我的情意非常深，每回寫信，都是信紙正面寫了，再寫反面，往往已寫完落款了，還要再寫幾句。」在今年收到二姐的第102封來信中，二姐寫道：「長長的家書何止萬金，簡直是無價之寶。原本這幾天寒流來了台灣，氣溫下降，只有11℃，可是看了你的信覺得心裡暖暖的好溫暖喔！」

為二姐習慣改寫繁體字

繆璟的來信是繁體字，豎行。為了適應二姐的閱讀習慣，從小寫簡體字的繆璹開始學寫繁體字，買來有格子的信紙，豎着寫。她說，「我就講講兄弟姐妹情，描繪無錫的變化。比如，我們無錫地鐵一號線、二號線通車了，三號線、四號線即將通車；無錫的風景漂亮了，迎接貴客的有櫻花、梅花、鬱金香。無錫熱鬧極了，你也不能來。」繆璹時常也會拍幾張無錫的照片隨信寄去。

1993年，繆璹退休之後，在老年大學上了20年的繪畫課，學國畫，畫牡丹。

「二姐的孫子結婚，我畫了一張《喜上眉梢》寄去，一樹梅花，枝頭站着兩隻喜鵲。二姐收到太高興了。把畫裱起來掛在家裡。她打電話過來說，『謝謝你送的畫，你畫得這麼好，我還不知道妹妹有這個功底』」。

繆璹笑着說，「二姐還鼓勵我要繼續努力，刻苦學習，可是我已經80歲了，不知道要怎麼刻苦啦！」